京江張文貞公文集

PL
2705
A554
1901
v.9

文貞公集卷九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碑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皇帝受天景命撫有四海東西極日之出入罔不稱
臣奉朔修職貢惟謹而厄魯特噶爾丹獨自越於生
成覆載之外狂逞搆釁以上干天罰於是

皇帝赫然震怒以康熙三十五年春定議聲討
上親總六師從中路入
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會陝西
將軍舒書博濟孫思克從西路入截擊賊後而盛京
黑龍江寧古塔諸路則各厲兵以須用備策應二月
癸丑以師期昭告天地宗社在京畿務悉屬留守綜
理焉丙辰車駕發京師皇子侍武　分筦軍事
師出獨石口跋履沙磧喀倫經　陵　克魯倫河賊

懼遁追奔逐北直抵拖諾山凡歷 三千里五月戊
辰旋師而西路大軍即以是日邀集賊兵賊大敗散
以二十餘年久 戰鬬橫行塞外之勁寇
天戈所指甫七十日一舉而草薙禽獮之成功之速
制勝之奇古所未有臣 玉書幸與扈從獲覩盛事紀
實勒銘以垂信永久是惟臣職謹按厄魯特與喀爾
喀同屬奉貢之國彼此交鄰致興兵革喀爾喀七旗
皆潰叩邊請內附而噶爾丹修怨不已輒恣攻刼抗

悖
諭旨蔑棄誓言自闌入克魯倫河魯掠納木查爾托
音遂偪處土喇克魯倫交近之地虐我使臣擾我邊
境煽惑我諸外藩蒙古肆惡極矣假使及今不早事
撲滅勢必滋異日西北緣邊之患方三十九年秋
皇上曾用密策誘噶爾丹至烏瀾布通距京師僅七
百里爾時衆軍合力奮擊可使
乘輿未親莅軍致賊得以詭遁

皇上深念狡寇叵測不以天威臨之弗克剪刈所由
廷臣交章乞留而
宸衷內斷决計親征職是故也出師以後經行兩月
屢遣諜潛往偵賊至五月朔師次拖陵始知賊尙伏
克魯倫河
上大悅命八旗及前鋒火器綠旗蒙古諸營兵畢會
圖示陣法紀律加嚴旗旄之盛士馬之衆彌山溢谷
綿亘數十里外藩君長無不相顧駭怖而噶爾丹方

謂道阻水涸大師必不能猝至比

聖恩曲宥賊俘命隨我使臣賫

勅旨告以

至尊親臨趨令嚮順猶曰

皇帝不安坐中國能飛渡瀚海耶及登高阜瞭視

天子旌麾乃大驚且謂與烏瀾布通之師異甚顧懼

罪不敢面縛乞降竟棄克魯倫河指土喇河而遁克

魯倫河爲塞外巨浸水草豐蔚足資戰守

上初意賊欲拒戰必據河前一夕飭軍中擐甲戒嚴且密授諸將方畧旣至顧謂侍臣曰賊懦怯不知據此河其無能爲明矣亟統軍追之約賫而行越三日至克勒和朔賊所棄氊廬鎧甲釜甑之屬不絕於道又三日至拖諾山俘獲生口言賊晨夜倉皇奔迸今當越土喇河於是

上諭諸大臣謂西路大軍刻期抵土喇必已躡賊後賊雖遁亦無復之今所急餽饟耳當旋師經畫兩路

軍食越日下令
上統中路大軍還而特遣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
平北大將軍將精銳逼之於時噶爾丹方從土喇竄
走至昭木多適與西路軍遇大將軍費揚古偕孫思
克督諸將連擊自未迄酉俘斬數千追擊三十里畧
獲子女及牲畜軍仗塡委山積噶爾丹僅以殘騎跳
身遁夫當用兵之始
皇上即定計遣西路軍先入比師旣載道降

手諭至賚揚古軍中馳問師期者使命不絶時或疑
荒塞曠邈恐遮道擊賊未可必得至是乃嘆
睿謀周悉不啻坐照萬里然非
皇上躬統大軍直逼賊壘安知狡謀詭計不更從他
道奔軼是賊之潰敗於西師乃中路大兵扼賊之吭
挈而付諸西路將士使其尾擊而殲滅之者也猗歟
盛矣昔史稱戎狄荒服謂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
去故歷代成功北塞者絶少又稱沙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人跡罕有至者玆以師徒數十萬鐵騎
飈馳深入無人之境如行內地自始出以至旋師虜
功克奏無一困憊何古難而今易耶仰惟
皇上除暴救民之念至殷且切師中往返十旬觸冒
寒暑躬歷勤勞日御一餐飲惟濁水沙陀嶺坂且騎
且步每有羣下不能堪者
上怡然處之最優恤者軍士最慎惜者馬力最早計
者轉餉最厪念者水草賙給衣稟頒賚麃驅而軍心

悅矣風雪必謹飼秣必時而馬力紓矣中路之轉餉多方協輓而軍無匱食西師之飢疲適貧寇糧而士得宿飽大漠之區不毛之土兼以冰雪凝冱之時素無井泉而泉忽溢涌素無茂草而草皆叢生師行所至每獲非常靈異之助此豈人力所能致哉天祐之矣在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我

皇上北征一舉順天而孚人斯天意與

聖心兩相符合山川百神莫不協應臣敬撰銘詩留
示奕禩使知我
皇上布昭聖武綿國家億萬世靈長之祚者無非奉
天道以行王事三代而下無足媲儷銘曰惟天丕覆
春生秋肅化彌宇宙惟
聖法天仁育義正道洽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
聖威如霆四征弗讋莫敢不來庭蠢爾狡寇僻處窮

荒肆擾邊堠悖天虐氓蔑誓拒命游敔逆萌相彼狂
咥恩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凶謀如虺斯螯如苗有
蠢
天子曰吁蔓草易滋予其亟圖之師難遙制克敵在
機予其親莅之廼籌軍幄諸路並馳或犄或角廼刻
師期中夏畢會勿疾勿遲廼命轉粟載輸或輓勿憚
皸瘃廼命度泉載浚載鑿罔避深堅廼設郵驛我軍
用蘇廼置斥堠廼謹羅偵敵情斯售廟謨備矣明誓

六師所向迅鷙昭告神祇以禡以軷百靈咸熙爰建
旌斿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戾止中權銳止後勁
厲止虎旅嘽嘽捷若風雨奮若羽翰軍聲烈烈翦彼
鶚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愚謂茲沙磧梟洄草枯
王師不撓有相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惷既覩
王師駭自天降卷甲而逋宵遁如鷙棄及乳雛西師
洸洸遠涉瀚海注矢天狼狼奔甫屆軍鋒大鏖移時
立敗俘廼甲兵籍廼軍械飼廼牽牲幕庭犂矣賊眾

擕矣斯授首期矣旌門獻捷眾聲若雷宸謨悉協
天子曰俞自茲邊鄙庶無後虞絕塞無垠縱橫掃蕩
不逾七旬邊沙如壘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透迤
式名拖諾黃鉞是麾于茲停蹕于茲振旅允宜紀實
我
皇決勝眾議勿淆羣疑勿聽我
皇握樞效順則撫構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
以斷成肆殊方重譯歷世千億永覩茲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擬勒石狼居胥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國家誕膺景祚累葉熙洽

皇帝以文武聖神之德式廓歷代未隸版圖之疆宇

薄海內外翕然同風獨厄魯特噶爾丹負固不率命

爲邊境患

皇上三臨絕漠聲罪致討浹歲之內盡離散其黨羽

而殱凶渠以就天殛威震流沙功越千古惟狼居胥

爲
御躬視師之地先後用兵機宜應勒銘茲山垂示奕
禩臣末學弇陋不能頌揚盛美顧扈從日久分宜紀
載謹據所見聞縷述萬一按厄魯特噶爾丹乃西塞
外一巨寇也其先世本元之牧隸後漸強盛有四部
落之衆噶爾丹初依達賴喇嘛爲僧未幾遁還自戕
殺其骨肉吞併四部落濟逞虐於鄰境蒙古其迤西
回人若撒馬喇罕哈薩克牙爾勤土魯番哈密之屬

千有二百餘城皆漢西域城郭諸國地噶爾丹悉刼
而致之最後與喀爾喀爭郄破降其七旗數十萬衆
虐燄益張及喀爾喀台吉汗等窘迫內附噶爾丹竟
追入我近邊自烏爾會直抵烏瀾布通外托索仇雪
憤之辭內藏窺伺中原之意惟
聖心早燭其奸故遣師迎擊具有成算時右翼軍失
地利致賊遁走自玆六年
皇上廑念邊務未嘗一日弛備康熙三十五年春噶

爾丹闌入我土喇克魯倫河
上曰此滅寇之機不可失也顧前事具在非朕親總
六師則寇終不克滅而國威無由以伸于是決策
親征不參衆議二月癸丑師行自中路入遣大將軍
費揚古與將軍博濟孫思克等由西路遮賊後且預
刻會師之期五月
上身先諸將從克魯倫追擊逼賊渡土喇適與西路
軍遇遂大破之於昭木多俘獲人口牲畜穀糧山積

噶爾丹雖跳身遁而勢窮力殫滅亡之形已決是
大駕親征之舉一出塞而使賊軍盡潰者此也噶爾
丹卷甲西竄假息于枯倫百爾齊爾等地至九月
上復統軍出邊抵歸化城乘冰濟河駐蹕于鄂爾多
斯宣示威德厄魯特台吉寨桑人衆自拔來歸者次
第恩養並加祿秩噶爾丹窺我屯聚餘糧遣其親信
丹濟喇來刼我軍擊走之賊益困無所得食因令格
壘沽英寨桑詭辭歸命

上雖寬恩許之而心察其詐治軍益嚴令諸將士秣
馬雲中以俟春舉且預調肅州大軍駐卜隆吉爾遏
截要害以斷賊奔赴乞援之路是
大駕親征之舉再出塞而使賊勢日蹙者此也三十
六年二月上莅雲中陳師鞠旅
詔諸軍取道塞外
駕巡行緣邊州郡歷山川深峻之險經古五原榆谿
濟河至甯夏于時諸軍畢會鐵騎雲集

上熟籌軍食令人持糗糧足支四月又置遞轉粟待
于境上以濟旋師經畫旣畢
駕廵賀蘭山出塞進次狠居胥山麓
召諸將指示方畧命會大將軍費揚古師于郭多里
並進搜討是時噶爾丹震讋
天威遁匿于阿察阿穆塔台之地比聞其子色不騰
巴爾朱爾爲哈密回人所俘又青海衆台吉舊稱媚
戚令皆奉表輸誠于我而西番諦巴向與彼昏齒相

倚頓亦恐懼謝罪噶爾丹方進退失路復聞
車駕已出朔方方知鈇鉞在即天怒人怨無地倖存
遂以閏月十三日仰藥自殺餘衆潰散幕庭悉空四
月丙辰
上始乘舟遵大河而還又越月丹濟喇復率潰散之
衆從哈密來歸是
大駕親征之舉三出塞而使賊無遺類者此也兹者
武功告成中外欣悅而當誓師之始廷臣交章勸阻

不無回惑惟我
皇上毅然興師謂臨大事非斷不可夫歷代致師邊
塞罕覩成績
皇上睿斷不疑以此寇爲必可殄滅而卒能制勝不
爽毫髮何廟畧之神若是此非臣下私智所能測也
聖人舉事動合天心用兵機宜務乘時會方喀爾喀
之內嚮也固知逆寇狡謀必將借詞搆釁顧古帝王
興滅繼絕之仁持危扶傾之義未有遣人叩關求附

不加收恤者則拯其困厄而拊慰安全之所以合天心者至矣烏瀾布通之役

詔勿遣師窮追仍降

諭旨導以改圖貢市永安生理去年春師已壓境復屢

勅諭以禍福及賊既敗遁又德音誕布趣令嚮順好生宥罪之意至勤且懇所以合天心者至矣嚮爾丹怙終不悛殘害族類毒痛生靈罪不容逭師行討逆

止爲中外元元圖休息弭後患之計而初非利其一
土一民爲我中國尺寸之用所以合天心者至矣
鑾輿三駕自寒徂暑踐不毛之地而草忽茁生鑿荒
漠之區而泉忽溢涌觀於百靈協應而上天之默佑
蓋益有明驗焉至于仁義之師所嚮必克倘非
睿謀適與時會則成功猶未若斯之速也我國家士
卒精强什伯往代比年以來
聖躬親加訓練人爭效用自噶爾丹傲擾邊塞諸將

士無不奮志敵愾北征既捷賊大挫不能復振其部
眾盡懷異心而族屬尤多怨望不及是時早圖撲滅
則恐殘喘苟延尋復滋蔓乘彼眾叛親離之際亟行
除惡務盡之誅機會適符殲鋤可預決矣且夫眾口
臆說不無回惑者不過以大漠荒遐致疑于懸軍深
入之難而我
皇上洞察賊情明悉地勢雖蹤跡靡定而謂彼住牧
必依水草飈舉必以夏秋往來動止自有恆所夫是

以坐籌帷幄而如目覩其山川險易之形譬睥邊庭而如徧歷其出沒經行之徑六軍分道而皆扼其要衝偏師設伏而適遏其歸路我軍方壯彼力已衰遂致滅亡不煩折矢此皆

宸衷操萬全之幾握必勝之算然後能順天乘時毅然行事而有斷必成如此自獯鬻玁狁匈奴突厥以來歷代征伐之已事備在史册以今視古相懸何啻百倍哉自玆以往含齒戴髮無一不臣之人西鄙朔

漠無一不賓之國邊塵不聳關門晏閉誠振古之所
未有一時百官羣黎咸環闕須至治而我
皇上辭顯號而不居軫民依而益切宗社太平有道
之長實賴
聖心敬天勤民綿于有永臣謹拜手稽首銓次本末
而系之以銘曰
聖人在宥函宇帡幪丕洽文德載揚武功文以撫衆
武以鋤凶根荄既刈良苗斯豐緬彼朔漠狡寇窟處

昔其職貢世甯厥土自絕于天躪我邊圉聚若烏獸
散若風雨我
皇覆露德音頻仍悔罪內嚮庶汝用矜厥心不懲神
人怨憎
皇赫斯怒撻伐是膺乃總貔貅
躬親韎韐直馳中堅預扼歸路困獸猶鬬窮猿卒仆
賊勢大摧罔敢枝梧粵自北遁卷甲西奔收合餘燼
或伏或蹲食盡而飢逋竄孔繁

皇命亟擊芟栟鋤根
鑾鈴冬狩滅御約齋豐州之北大河之西降八踵至
羣醜內攜執迷者滅焫若燭犀爰及早春三臨朔塞
羌來歸俘鷃轂就逮爰飭我旅爰敵我愾軍鋒兩道
鐵駟千隊烈烈神武先聲載塗蕩逼靈朔載張威弧
賊悔噬臍賊懼切膚一夕自斃訖就天誅惟
皇濯征時經一載出入萬里洪河瀚海捷書馳聞軍[illegible]
心樂愷欣仰

睿謀績媲因壘

睿謀維何蚤設三覆紘網恢張莫敢潰走如鳥在籔如狖在圍以縱以擒神機遏寇方師始出整旆建旗九重經畫儲峙百需壓無輟市田無算車過師十萬如行康衢今軍旋歸馬騰士飽片甲不頓斥堠無擾日晶月熒氛翳迅掃蠻戎羌氐悉遵王道

聖心仁愛銳意止戈一視中外力拯沉痾各謹爾職各寧爾家

皇則錫福自邇訖遐緊我藩臣四十九部環塞族居
時邁式序旣翦蜂蜻旣殪貜貐倘協乃心載贍我武
嶽嶽狼胥史册著聞神威遐暢
親駐六軍惟天時佑惟神助欣磨崖深刻用昭大勳
大勳告成
皇益布德地博天崇生民允殖
聖神文武惟
帝時克於萬斯年祚永無極

二等伯諡忠直宜公墓碑

國家之有重臣猶九廟之有宗器巨室之有棟梁也其用之也非一日之報則其蓄之也亦非一日之積宋蘇文忠公銘張文定之墓謂仁宗在位四十餘年蒐攬天下豪傑既自以爲股肱心膂而又留爲三世子孫百年之用余嘗讀其文以爲知言伏覩
祖宗朝英傑景附際會風雲長養培護傳之累葉更有度越前代萬萬者如二等伯宜公其尤著者也公

諱爾登滿洲人父至勇公額一巴圖魯以開國勳配
食
太廟公生而明敏才識絕人自幼嫻習武畧天命中
筮仕為裨將
太宗文皇帝素廉知公才益見任用授三等阿思哈
哈番會他軍詿誤落職崇德中大師再畧明都公在
行間與敵軍遇敵軍逆戰者千餘人公率勁卒三千
人擊之敵敗走盡獲其馬匹有諜者言明總兵祖大

壽偕高某分兵二千潛襲我軍時我軍用步卒設伏以待敵逡廵不前公乃將四十騎紆道誘敵且戰且郤敵兵遂遇伏公與伏兵合力奮擊大敗之錦州之役公率多爾機蝦等將右翼時敵衆我寡諸將相顧眙愕莫敢進擊公觸刃先登與敵共戰四合皆敗之公勇力冠諸軍而其潛機制敵應變如神尤爲諸老臣宿將所難故所至皆獲勝崇德六年以功授原職

世祖章皇帝旣定燕京推恩勳舊晉一等阿思哈哈

番郊祀禮成
覃恩在廷諸臣以公父至勇公有世勳特晉公三等
精奇尼哈番嗣兩遇
尊號禮成復由三等伯晉封二等伯世襲不替
今上御極之二年六月以疾卒於位朝廷聞之震悼
遣官諭祭
恩賚有加易名忠直年六十有八夫史稱召公畢公
爲周室元老歷事文武成康四世而其壽考皆逾百

齡以我公方之則始襄締造之功繼贊太平之業歸
然四世之老矣而躬親矢石久歷戎行武公之
畢召二公猶且過之獨是康强白首雖　爲　年而
論者猶以未登期頤爲公未盡之憾嗚呼以至勇爲
发以忠直爲予其爲不朽豈復可以年齒論哉公生
子一人早卒孫噶篤襲封二等伯爲內大臣護軍統
領噶公將樹石於公墓道而乞文于余余不能悉公
行事特援據舊聞述其梗概聊以誌我國家人才之

盛云爾銘曰天翊景運英傑駿奔弈葉光裕厥有世
臣赫赫忠直偉畧絶人克紹至勇益大厥聲龍韜虎
畧拏風躍雲斬關薙寇佐命作京遺孽未熄提戈西
征應手斷肮前無堅城丹書鐵券士賞是膺白首耆
艾允矣國楨人雖云亡令名永存勒茲片石百祀有
徵

內國史院大學士蘇公墓碑

公諱納海滿洲人生而魁梧奇偉自幼負文武大畧筮仕爲和碩睿親王護衛屢從征伐戮力効謀一時老臣宿將皆遜謝以爲不及

世祖章皇帝素廉知公名謂公才可以侍左右贊密勿不宜僅煩以摧鋒陷陣之事于是

特簡內宏文院學士累遇

覃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復晉吏部右侍郎兼管副

都統事其典銓也和而介直而不苟其佐都統也肅
而溫簡而有制以故人無識不識咸心折焉會他事
詿誤解任未幾
先皇帝惜公才召還禁近復授內國史院學士旋充
經筵講官嗣加禮部左侍郎改中和殿學士又以年
勞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尚書尋轉兵部尚書公贊理
日久譽望日隆恭遇
皇上登極倚任老成簡求碩輔遂拜內國史院大學

士康熙二年以原銜出管戶部尚書事釐奸剔穢宿
弊為之一清五年以撥地為枋政者所銜遂至不祿
焉八年
皇上躬親大政深恤沉冤優
詔復公官易名襄愍仍遣官致祭立碑于墓道嗚呼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知公者可謂深矣公之所以報
主知者亦可謂忠且盡矣而使白首者艾公忠骨鯁

之臣訖不克長佐國家太平之治此朝野所欲歔太息而致痛于百身莫贖者而公之名則已垂竹帛流青史矣死生禍福曾何足爲公輕重也哉

鎮守西安將軍三等精奇尼哈番傅公墓碑

公諱喀禪滿洲人雄毅多大畧自幼以樹勛立名

崇德間筮仕爲壯大旋襲父職授一等阿達哈哈番兼管佐領未幾出理部務爲工部理事官復調戶部及

世祖章皇帝命將入關驅除流寇公身履戎行有勳寇功加一拖沙喇哈番順治三年以才品擢授鎮守西安等處將軍屢遇

覃恩歷晉一等阿思哈哈番五年回冦據邊境煽亂
甘肅兩鎮同日被陷勢猖獗莫能禦公親提軍馳擊
賊渠郭眞君劉文秉以騎步兵二千迎敵大敗之斬
眞君於軍生擒文秉時賊軍猶踞甘州城公率大軍
圍城數匝以待其自困久之賊潛引兵欲突圍出遁
擊之兩戰兩克遂拔甘州嗣圍河州州城賊以騎兵二
千餘間道來援公馳斬其將王大宏餘黨奔潰河州
就撫並招納涼州一路降衆由是西甯一路帖然無

邊燧之警矣

今上御極之二年以西山賊首郝摇旗等歲久負固三省會師合勦公以宿將指揮諸軍口授方畧一鼓而進盡殲賊巢生擒摇旗及袁宗第等招誘僞將七千餘人房竹遂定以功超拜三等精奇尼哈番鎭西安如故康熙七年具疏自陳老疾

上篤念將軍勞苦俯俞其請越明年三月廿七日竟以病逝年六十有二訃聞于朝特遣大鴻臚臨喪諭

祭蓋異數也嗚呼公之在行間者三十餘年而鎮關中者二十有三年從來大將專閫建旄之久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而躬冒矢石戰必勝攻必克奇勳偉伐屢見疊書且刁斗嚴明市肆安堵師行所至民不知兵還朝之日秦人扶老携幼垂涕遮道以送公者不啻千百計古稱制軍之道曰仁曰勇公實備之嗚呼豈非所謂鷹揚虎旅之才應國家景運而奮興者乎以將軍非常之烈膺

三朝不次倚用之恩亦眞可以無愧也矣余特詮次大畧勒石墓道庶幾後之覽者知所景仰其詳具在

國史不能縷述也

護軍統領鄂公墓碑

護軍統領鄂公以康熙十四年乙卯從大師西征越三年丁巳以疾卒於秦州軍訃聞朝廷軫悼不忍使良將之沒于王事者久暴露于外也命以骸骨歸葬于是公子博君奉公喪葬于西直門外西北郊之白塔庵而持所爲狀來請余銘余與博君交有素不敢辭因據狀而爲之誌按公姓鄂氏諱齊里滿洲世胄也祖某父某

世祖章皇帝初入關公年甫弱冠即與從龍之列嗣後才譽益顯簡置侍衛每遇戰陣輒執蝥弧先登騰機思之役和碩德豫親王師行百日畧地四千餘里俘獲無算行間諸將皆極一時之選而公其一也繼偕勁旅定雲中之變又隨和碩英親王靖羣盜之竊發晉地者又從征東粵有克敵功授佐領世襲不替公既嫺於戰畧尤以威望為諸將吏所讋服于是朝廷欲倚公之重彈治都會

特擢侍郎巡視西城一時輦下奸宄斂跡未幾
王師入滇公又在行陣師還又入西曹以平允著聲
蓋公之才兼資文武如此康熙初年陞授參領國家
承平十餘年矣方欲寢兵息獄與諸老臣宿將講恬
嬉之樂忽歲甲寅滇黔搆禍蔓延三秦大將軍統師
西討復
命公爲護軍統領公至以計克延安又率精銳攻拔
綏德賊聞公名輒股栗軍次平涼躬冒矢石屢挫賊

鋒王繼貞敗困武州王屏藩郄走天水公之功爲獨多大將軍雅重公咨訪軍事委任如左右手乃積勞遘疾竟致不起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距公生天聰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八余昔預修國史稔覩累勛積伐疑公爲白首耆舊及公卒而年甫及艾何樹功之蚤也今公之名已垂不朽而公滅寇朝食之志抑而未伸不及偕諸將士獻俘飲至以告成功于宗社寧不痛哉配關氏累封夫人

子二長即博君靈安次捷拉馬俱太學生候補某官
哲嗣繼武以竟公未竟之業公可以無憾矣爰系之
銘曰天生我公棟梁倚重孝斯作忠謀以兼勇川渟
岳峙夙荷殊寵斬將搴旗風馳電悚星殞于西一軍
號慟沒而猶魂敵爲震恐大烝酬功祁連象冢勒功
豐碑韓范接踵

誥贈通議大夫包衣太傅公墓碑

國家受命溥將人才蔚起一時文武重臣樹功伐于
不朽者固已接踵相將而禁闥之中後先奔走其職
爲至親其地爲至近非得通敏持重有幹濟之才者
不能勝任無憾以余所聞通議大夫包衣太傅公出
入內廷克舉厥職洵足與諸舊臣卓然媲美靑史者
也公姓某氏滿洲人世有令德考贈奉政大夫拖沙
喇哈番品級包衣大諱貫妣某氏公生而天姿英邁

識量閎遠髫齡動止不凡爲族黨所器重既壯而胸
具經緯所至事集人多稱之
世祖章皇帝察知公才拔置禁掖援物林大秩與壯
大同公筮仕郎以勤愼著聞每有任使輒當
上指未幾擢包衣大秩視拖沙喇哈番包衣大之職
前代所未有自
乘輿服御以及飲食日用之節出入起居罔不綜理
蓋如周禮職內職歲掌舍掌次籩人冪人諸事總于

天官之屬者包衣大皆得領之任綦責重與外朝迥
異公感激自奮力矢精白以期報稱內廷事無鉅細
凡經公指畫悉中程度以累勞增秩視拜他喇布勒
哈番公位望日隆名譽日起而奉職益謙抑自下以
故人爭仰公之德而
聖眷亦終始不衰詩所云溫其朝夕執事有恪其公
之謂歟天性篤孝事親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贈大夫
旣卽世於所行事終身無改素好施予扶危拯困惟

身是視婣戚有貧乏者委曲賙䘏之無倦容至于守已以正遇物以誠視國事如身事自少壯登朝以迄于白首未嘗一事或渝此人情之所甚難而公處之若素是眞不可及矣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年某月某日子五人長舒祿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次阿哈占拖沙喇哈番二等侍衛狀大次薩哈連內廷供奉次佛內務府營造司郎中佐領兼管護軍參領次費揚古亦內廷供奉公諸子咸繼公官禁近才

品行誼不減于公受
上眷遇甚渥屢被
覃恩文階武職先後追贈公至通議大夫繼自今以
往諸子晉陟名卿而諸孫將復繩繩嗣美則所以慰
公于九原而光大公之遺緒者夫甯有艾歟康熙某
年某月某日公之子奉公喪葬于某鄉某原既葬于
某年將勒石墓道以傳示不朽而屬文于余余辱交
于參領公得悉公生平梗概謹據所聞詮次書之辭

雖弗文而事皆核實用俾後之人知所景仰焉

甘肅總兵佐領陳公墓碑

公諱伯通字魁吾世爲三韓望族起家署章京
太宗朝歷佐領屢從征伐如攻朝鮮服蒙古克錦州
下松山拔大凌河此國家開拓疆土戡定中原時也
諸將士有事茲役者功輒稱最而公身在行間所至
著績視諸將士功獨多迄
世祖章皇帝入關建鼎窮追逋寇公復從王師長驅
逐北大破賊於潼關關中既定旋拜西安留守未幾

孟公喬芳持節督秦時河西五鎮初下計非得素有
威望負文武大畧者領重兵鎮之不可雅意屬公即
拜疏請授公甘肅總戎已得命矣會江西有叛將之
變羽檄乞援甚急公奉調馳往竟未赴甘比至江右
叛將金聲桓業迭陷數郡逆熖方熾公與諸路兵協
力會勦未數月賊平振旅還京師一時論大將制勝
克敵才者咸交口推轂公不日將再秉旄鉞以出而
公自念束髮從戎披堅執銳者三十餘年戰必克攻

必勝蓋

君之靈社稷之福也今老矣且善疾不能復任金革遂引年乞休閱再歲以病卒年　十有嗚呼古稱勇將易儒將難才將易仁將難以余聞公精騎射武畧絕人顧嗜書史在軍中手不釋卷秉燭吟覽嘗至丙夜時擬之杜征南又性仁慈凡有俘獲輒矜釋之曰此一時誤罹賊網耳縱之令自新皆朝廷赤子也所俘衆感泣叩首而去公以百戰成大功而其在軍

不肯妄殺一人如此夫不妄殺人者必有後今公之子孫先後躋貴顯繩繩繼繼益大公之家聲不可謂非天道也子六人長養忠京口固山大能紹公志讀書明大義折節與人交人咸德之次某次某孫長嘉善佐領次嘉猷太常寺少卿次內閣撰文中書舍人亦以文學稱俱養忠出公墓在某鄉某原奉常將立碑墓道以垂示不朽而乞文于余余不能悉公行事爲述其梗概以見公之積善餘慶而陳氏之福蓋未

有艾云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喇哈番

柯公神道碑

玉書承乏總修國史歷觀本朝創業以來英賢佐命事不絕書自配食廟廷數公而外其豐功偉伐彪炳于史策者實較往代爲獨盛其有身歷四朝戰績燀赫而始終一節勁挺不撓者如護軍統領柯公眞卓然名臣之冠冕也公諱柯爾崑其先建州靈椿里人高祖業世曾祖德錫在勝國時皆以都督同知總領

建州等衛祖翰于國初歸命累官侍從大臣父紹慈
以佐領爲大貝勒府總管公生有異相目光若朗星
聳如虓虎年始齔蹻健異常兒
太祖高皇帝見而異之卽
命侍從出入禁闥者數年爲大貝勒三等護衛武力
絶倫能開十餘石弓
太宗皇帝定蒙古平朝鮮入大同公皆在行間多所
擒馘以功授前鋒護衛睿親王鄭親王更番圍明錦

州公從鄭親王軍以設伏計屢敗敵兵松山之戰洪
承疇祖大壽合兵十餘萬悉銳迎擊公身先陷陣連
斃敵數十騎復大破之從英郡王駐杏山敵騎數千
自甯遠擊我哨騎公追殺至連山馬傷徒步奪敵馬
乘之遂敗敵兵從饒裕郡王觀兵于明北畿山東一
路歷有敗敵功河西務之戰敵將恃勇持滿向公公
發矢貫其肘意欲生得之于馬背相持久忽馬逸俱
墮潞河敵長身猛力扼公兕鍪事幾殆而公于水中

曳其足竟就擒師還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郎中順治甲申春攝政王統師入山海關與流賊兵二十萬遇于一片石公在軍中偕蘇公爾度率所轄兵協力破賊既定燕京復從英親王軍追賊于慶都又偕葉公臣克太原偕蘇公拜哈公甯阿連破賊二營賊軍潰亂遂大破之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加一拖沙喇哈番仍辦部務未幾從肅親王入漢中與賀珍兵數萬遇公同覺羅巴公哈納超乘而入大破珍

漢中既平從入川擊獻賊至西充之鳳凰坡與獻忠兵遇同巴公及阿公爾真蘇公拜擊殺獻殲其餘黨全蜀底定加授三等阿達哈哈番旋解部務為前鋒參領兼佐領

太祖配天禮成以勛舊累勞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之來還軍也公父總管公卒既還公聞之公痛不欲生徒跣至墓次血淚交迸廬于墓所者百餘日復從鄭親王平楚公力疾行兩月甫愈既至楚湖南北賊

多奔竄惟衡寶辰沅未下尚書阿公哈尼堪以別將赴沅公爲前鋒破武岡賊兵八千人斬其總兵一人時前鋒參領白爾赫圖馬傷陷敵身被數創公突入奪賊騎輿乘以身翼之左右射敵不敢近所向披靡有永歷督師何騰蛟者方據湘潭移師攻之忽聞敵兵夜遁公偵之疑有伏兵俟大軍畢至自率三十騎先入而伏兵盡發矢如飛蝗公下軍拔民舍門栅爲盾鼓勇急擊大軍繼之遂拔湘潭獲騰蛟又從順承

郡王自道州赴龍虎關破敵數萬以功進一等阿達
哈哈番兼官如故嗣以
慈闈尊號禮成又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襲不替順治
九年李定國方據衡州爲亂公復從敬謹郡王師征
衡州定國列巨象爲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火器猝
鋒以毒中者立斃公與前鋒參領西伯臣遇敵于隘
象連尾而至公曰象非矢石可摧惟鼻稍脆吾當與
公協力射之西公矢先發象躑躅悲鳴仍復前進公

後發直洞其鼻象負痛遂走御者不能止賊眾遂亂大軍繼進破之追奔數十里時王統中軍聞前鋒勝遂輕騎疾行全軍皆後而賊兵伏深箐中伺王至猝發王遂中傷而薨公出入重圍者三求王遺骸獲焉奉還衡州祭殮如禮是時眾軍銜痛次骨公偕貝勒羅託都統圖賴等激厲諸將士疾趨寶慶遇孫可望于岔口賊兵號數十萬我師僅成列然人皆殊死戰可望據山巔遥謂公曰勇則勇矣柰眾寡不敵何公

奮呼直入聲震巖谷可望懼而退賊兵大潰湖南遂

平貝勒羅託等具疏奏凱學士邵泰親賫以行而以

盜賊充斥令公偕前鋒十六人爲衛疏中諱王戰殁

事未聞于公也比至京師學士入奏久之始召公入

公第云王薨事已載本內臣所知與學士同及師將

還

世祖皇帝悉聞王陣殁始末怒師行之辱國而奏辭

之多誣也

詔貝勒以下皆逮問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勘于午門
世祖御樓臨決焉時鄭親王詰責公辭甚厲公言衡州之役以先鋒前驅王之致陷初未目覩及王旣薨乃透重圍求王體骨捷書所載絕不與聞及學士人內未經同奏故云所知與學士同今諸臣具在可共質也豈敢自蹈誣君之咎王曰人言靈椿里人行僞而言詐誠然公大恚捽縲索于地鬚髯乖張厲聲言

曰臣自齠齔侍
太祖高皇帝稍長事
太宗文皇帝俱以氣節自厲效死行陣二十餘年今
奏事不明死自吾分王奈何以嶮語坐人罪因指邵
泰等曰爾等竟結舌無一語耶時
世祖察公詞氣憤激謂左右曰啗此黑面參領者端
由邵泰耳遂命侍衛羣擊邵泰幾殆及具獄議公革
職籍沒爲官奴

詔止奪世職仍留原官居久之護軍統領缺人廷推
章三上未允一日
駕幸南海子
召諸議政王大臣齊集傳
旨護軍統領朝廷重臣舊制悉下廷議蓋慎之也茲
屢舉不及柯爾崑豈以其不工俯仰故耶朕深知其
人可膺此職于是諸王大臣咸引咎遂以
特旨授公閱歲餘復命爲參贊大臣從

王師取黔中師至鎮遠聞雲南賊中內亂馬進忠獨守貴州兼程急入進忠望風走遂平貴陽而賊將白文選出七星關踞黃平州信郡王方戒期入滇待命公將騎兵五千人與副都統馬爾賽偕擊之公以黃平居萬山中未易猝拔乃分遣爾賽誘賊甫接戰即佯敗走俟文選兵大出繞其後擊之遂拔黃平文選竄走而全黔底定師還深被獎遇未幾扈從房山歩獵忽以中熱眩暈而仆

驚馳至仆所用諸老臣言以徑尺冰置胸次移時熱氣勃發始甦

聖心大慰公從昏瞶中聞

天語亟强起謝固止之令肩輿還旬餘疾愈請南苑

謝

世祖嘉勞良久顧左右曰忠勇篤誠如柯爾昆者始可以爲大臣矣前奪世職非其罪也比歲暮有

旨許寃抑者所在具陳意屬公乃甫及獻歲閏

宮車旋晏駕矣竟不果行方
世廟大漸時公露處宮門外者數日比及
上賓號痛不欲生遂成痼疾自是常臥病不視事盛
京以東都山紅螺山宿有巨寇義州佃甲有亡命走
兩山以圖自活者將軍請勦除之朝命公往公力疾
行次甯遠謂監軍等曰甯遠爲兩京衝要賊無一騎
阨守何言狂逞耶倘遽進勦恐濫及無辜于是選精
甲數百結小隊偃旗束甲乘夜趨義州收捕佃甲皆

束手就縛訊之皆迫于所司侵漁依伐木丁壯自保
無他謀也分別奏聞副之司寇全活以數千計既歸
復移疾不出
詔遣醫診視久之疾漸平而湖廣興房間有茅麓山
賊爲亂賊固流寇之餘黨所謂十三家者是也自闖
獻潰敗其黨先後入滇依永歷而賊一隻虎李來亨
賀珍袁宗第諸人從其將堵永錫奔走于楚粵閒迫
楚粵滇黔先後蕩定永歷已定乃復挾明宗室朱盛

蔵者招集無賴日事鈔掠竄入興房諸縣依茅麓山
爲巢穴而推李來亨爲盜魁楚督臣董學禮等屢戰
敗績康熙二年朝命會師合勦廷推都統慕禮慶爲
將軍而公與都統大學士圖海副之公等既至荆州
則川湖河南督撫提鎭各遣所屬健將勁旅來會遂
從夷陵進師分軍七道以一軍護　以兩軍遏外
援以左右翼兩軍傍鈔絕而公自率五千人爲前隊
慕公將中軍前鋒總領賴公塔則爲遊騎往來馳擊

前隊始發賊巨萬從深箐出中軍及兩翼兵掩擊破
之進至茅麓山慕公乘勝直入公力止不從爲賊所
襲慕公大悔公曰當爲將軍解之部署諸將分守汎
地自以二千五百人登山據險賊出過半遊騎兵衝
擊大敗之陣斬賀珍等四人時李來亨獨全軍先遁
公曰此賊老于行陣恐夜襲我不備乃聲言縱馬擇
水草休息密下令軍中候進止日暮置兵伏谿谷間
偵賊至夜半來亨果率賊萬餘襲總督李國英營伏

發大敗之越數日築營上望坪以斷賊路登茅麓山
絕頂奪賊壘以駐我師賊兵數千列火器礌石拒戰
公統兵徐進嘗敵別遣賴塔等繞賊後擊敗其軍又
于石坪新寨南峯山屢有斬馘逼至譚家寨賊衆萬
餘人迎敵流矢傷僞侯李嗣名賊將金騰雲賊大敗
不敢復出公曰語云困獸猶鬬況賊尚萬餘逼之則
殊死出我所傷多矣曷若深溝高壘斷其餉道扼其
要衝不出旬月可不勞而坐收賊衆于是賊糧盡援

絕賊首李來亨自經死賊將高必正等百餘人自縛
卒萬餘衆詣軍門乞降公簡閱降人得勁卒數百屬
分隸各營其老弱子女數萬令各賫輜重散處各州
郡悉縱爲民師還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
復引疾居于家聞
上幸永平
詔諸王等並從公蹶然起趨政府請從許之同賴公
塔總領閣事有王府護衛誤入圍中者言者謂諸王

慢玩所致公同賴公奏違例入圍舊有常罰請王隨圍先行護衛等誤入王等不及知乞寬諸王之罰控御不嚴咎在臣等時皆以公言爲得大體云比還賜天閑良馬二十匹本旗都統缺人當軸者意屬公公峻拒之而止家人力諫公曰不爲身計獨不爲子孫計耶公曰是乃所以爲子孫計也越歲而當軸者敗乃服公先見云康熙七年

皇上躬親大政公奮志欲矢報効而困臥不能視事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遂以疾終訃聞朝廷震悼
賜葬祭如例公孝友一庶弟親愛倍至二兄子視若
所生故公歿終身悲慕焉元配耿氏繼佛氏學士納
山女贈封俱一品夫人生子二人長即盛京刑部侍
郎巢可托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女一人適一等
侍衛雷威孫四人長爾滿次丕次幼其年十二月朔
葬廣渠門外迤東五里賜地

戶部員外郎納喇君神道碑

方順治甲午乙未間

天子銳意文治嚮用甲科一時滿漢射策之士咸爭自鏃礪以得與于制舉爲榮而其時登進士第者亦往往負盛名躋顯秩蓋國家樂育涵濡之久而人才之應會而進茹者有如此其盛也戶部員外郎納喇君以文學政事聞于朝列余未及訂縞帶交每以爲愧既卒之明年君之弟侍讀公察庫以墓石之文屬

余余不敢辭按君姓納喇諱噶爾噶圖世居耶黑祖某父噶爾蘇石君生而魁梧偉岸稍長慷慨有大畧性嗜書史博綜旁覽每考證一事必鉤索其原委本末如蘇子瞻讀書法嗣聞功令開滿州制科踴躍自奮曰朝廷張八紘以網士而甘廢棄爲科目外人可乎俛首爲制舉義稾經酌雅儼然埒于老生宿儒甲午鄉試登賢書乙未成進士起家兵部他赤哈哈番未幾晉職方司主事當是時滇黔楚粵之閒方有事

兵革其他山陬海筮小醜竊發者又不時見告親藩
宿將重鎮相望一切進止機宜或羽書奏請下所司
區畫或廟算未決
詔諸臣詳酌方畧君雖爲主政而識議侃侃擘肌中
理能時佐司馬之不逮比奏入輒當
上旨次第允行以故諸曹郎皆引重焉康熙八年晉
戸部貴州司員外郎司所專核者諸路關榷之政也
自甲辰乙巳以後關政屢變始遣分司繼歸有司繼

又視稅額多寡酌遣六曹郎及地方官分攝其事閱一歲上其數于戶部部核殿最輒以額外奇羨爲稱職受玆任者竭澤取盈君獨語諸同官曰榷稅贏民氣削矣與其剝民而益稅毋寧抑稅以利民是後諸路考核咸得其平君胸中包孕今古洞達大體故其立言斷事不同于斗筲筐篋之智悻悻自見者如此方六年春君業以才品遷戶部矣會枋政者修郄與大獄君坐同族牽連廢錮迄

天子躬親大政奉詔復職始得再官戶部以
覃恩加一級君感念朝廷燭幽扳滯之仁冀早夜竭
心力以圖報說天少假以年則其魁名碩望當益加
赫奕而卒止于此是知可悲也已君生于天聰九年
某月某日卒于康熙九年七月某日年八十有八子
二人長郎圖次石圖俱蔭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于某原銘曰緊惟耶耶黑族蕃且昌歸命眞龍益衍厥
祥掇拾科第丕振前光郎署奮跡鵲峙鳳翔口贊軍

樞手畫帑藏弗忝乃職惟才則良哲人云萎吾道之
傷鑽石埋辭用示不忘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萬含金

公神道碑

國家受命七十餘載文教誕敷武功赫濯中外臣鄰罔不恪共砥礪以贊至治而豐鎬望族累葉濟美者尤光炳史册如奉天府府尹萬含金公其最著者也公以門蔭入仕歷官有聲凡八遷而至工部侍郎及註誤左遷又四遷而爲京兆尹甫一載遘疾而卒余爲學士時曾與公同官知公爲深公子瀚等將葬公

鐵嶺之陽以祔先兆持狀乞文于余余不敢以不敏
辭按狀公諱世鑑字萬含其先世居臨濠有官于遼
者遂占籍鐵嶺祖諱玉和嘗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際攀附鱗翼仕至禮部尚書授
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襲豐功偉烈具在國史祖母宿
氏周氏俱封一品夫人父諱維城仕至兵部左侍郎
兼副都統母鄭氏封一品夫人侍郎子六人公居第
五少秉粹姿卓犖不羣既長好讀書諸子百家無不

博涉尤精于天官家言康熙六年授刑部他赤哈哈番持論斷事廻越于眾以是顯名十年遷通政使司知事十二年典銓者知公才特請于朝進文選司員外郎不激不隨銓政釐舉十六年出榷天津關稅事竣吏抱牘進曰此額外餘羨也公喟然曰國家設關雖云抑末然商賈困憊已極司榷者不能利民而忍自利耶悉以歸度支十七年五月進刑部郎中閱一載獄無寃民而朝廷稔聞公榷關之政以公才宜措

職要遂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會地震公條上五事具言陰陽災沴由人事怨鬱于下而後天變感應于上今大小臣工不可謂不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仰請

乾斷勸善懲惡以弭天變十九年

上以內閣官屬職司文翰召諸曹郎試滿學士于廷

公得優擢授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進學士兼禮部侍郎公外若木訥而遇事陳奏辦理晰微深中窾綮

上時顧而頷之十一月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
恩賜表裏加俸一級十二月授工部右侍郎是時海
氛雖靖而遷界之禁未弛民多失業二十二年有
詔分遣大臣巡歷海疆察其地之可以界民者悉與
清理于是公偕副都御史雅公赴江浙同地方大吏
徧閱沿海形勢因歎海濱餘黎凋瘵日甚假使結桴
而漁亦何至觸目禁網而顧令坐困若是遂奏請復

温台甯三郡界外民田九千餘頃鹽田七萬四千七
百畝有奇要害地應設防者仍分兵戍守其餘一切
奏罷以省冗食自是棄田盡墾營制亦定民生安堵
僉以爲子孫百世之利二十三年以管理錢法牽連
被議左遷光祿寺少卿久之轉大理寺丞太僕寺少
卿二十七年四月擢奉天府府尹十月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留都旗民錯處習尚澆漓公察利
弊咨疾苦勤拊循嚴教誡不鉤距而奸無不聞不市

惠而澤無不渥匝歲之內都人戴之如燕父母顧勞
苦積鬱結轖于中忽食攻疾作竟不起康熙二十八
年五月二十六日也距生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
享年僅四十有三公生平以氣節自許不肯詭隨徇
俗每大廷集議意有不合輒用兩議上請事主以誠
交友以信接士以謙御下以禮雖忌者亦傾心折服
而持已廉潔尤出天性尹京時一屬吏鄉產茶覲賫
餽公溫語慰謝之固請終不受其人歎息而去比卒

家無餘儲不能具含斂戚友咸悲感致賻而遣之士民奔走號泣如喪私親所在醵錢設像爭爲祠以祀公嗚呼使天不靳以年俾得竟其用其所設施當益焜耀而竟止于此是可悼也元配張氏總督福建兵部尚書諱朝璘女繼白氏總督三省兵部尚書諱秉貞女俱贈封淑人又繼克爾德氏兵部掌印郎中諱卜書庫女封淑人子二長瀚次湇女一適廣東雷廉道僉事藺公諱一元子候補筆帖式梓銘曰鹽閭哉

巍遼水湯湯篤生碩哲寶爲國光崇論閎議在廷侃
侃惟義是非或舒或卷爲民請命有害必除苟利於
物遑恤乃軀無負于國無忝所生爲清白吏克保令
名惟遼之左枌榆舊壤公之來也膏澤是仰惠則露
濡威則霜肅公之逝也言歸不復竈歿其魄箕尾非
神松楸蓊鬱百世如新

文華殿大學士戸部尚書掌翰林院事徐公

神道碑

公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庚辰終于崑山里第今年癸酉十二月某日卜葬公于某原唯是墓道之碑所以鐫勒功德者公伯兄司寇公以書來屬余謂余實與公遊最習不可以無辭余謝不敏久之乃為叙曰

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九世祖諱頁自常熟遷崑山家焉有諱申者明宏治間官刑部主事因言籌

脩侯事杖謫湖州府推官申之曾孫諱應聘萬歷癸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公曾祖也祖諱永美萬歷乙卯副貢父諱開法恩貢生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後又以伯兄推恩皆贈至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而公行第三與伯兄司寇仲兄中允年相次家塾講論友愛秩如敦尚行誼厭時俗骫骳倡興古學一時海內知名之士莫不傾慕爭相依歸者順治甲午舉鄉試已亥進士第一人傳

臚畢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

薦典有加明日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官

翰林院修撰數被宣召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公納庫爲執輅公辭以館師不敢乃改使

侍衛叉常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即使侍衛賜之食公賦詩紀
恩一日同諸詞臣入見
命撰孚齋說孚齋
世祖所讀書處也公文成
世祖獨覽之稱善而命刻行之一日攜公至僧忞蕉
圓方丈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世祖亦不強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
此朕一門生也忞及左右皆稽首賀及
世祖賓天公哭臨獨哀歲以國諱日齋居蔬食慘戚
者終其身今
上嗣位會江南奏銷案起坐罣誤謫鑾儀衛經歷逾
四年事白復職假歸丁外艱已酉起補國史院修撰
陞祕書院侍讀陜西鄉試主考明年遷國子監祭酒
充經筵講官公音吐宏亮閒雅方重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
成均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道自任疏請准順治
間例令直省督學臣選拔諸生文行兼優者及復鄉
試副榜貢生並起送入監以爲如此則辟雍多經明
行修之士而入粟之士亦將有所興起得
旨下部議行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且力陳輸納之
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
爲祭酒四年學政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
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從來那得如此人其爲
上見思如此十三年甲寅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
官如故尋充日講官起居注癸丑教習庶吉士中允
方讀書史館公辭不許而特免中允教習公日與桐
城今宗伯張公進講宏德殿敷陳剴切奏

命屬諸詞臣分撰綱目講義公手自裁定及進呈疏
有云伏祈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啟益睿知以此振厲
精神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
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
大其隨事獻規發於誠愛多此類也丙辰充孝經衍
義總裁武闈正主考是科武闈主考止改用二人値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日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尋丁

內艱歸己未二月服未禫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自陳
且辭新命不允因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堪纂修者
七人部議不允
上特從之時未有學士缺
上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爲兵部侍郎而用公公在
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媕阿隨俗上下九卿會推江西
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言仲舉在閩

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彝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
李宗孔不願署名遂並劾之部議當兩人降級朝彝
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今科道
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者恐後來妄有抨擊隨聲
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獨寬之也臣以為三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然之言官有請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內臺彈壓耳今遣大臣若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上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末務達己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

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超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門近侍
傳
上語褒嘉且述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及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並以賜
卿公頓首謝尋復充經筵講官值滇南將定公疏陳
善後之宜以爲與逆同惡者業許自新宜明布

恩旨悉爲澈除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綠旗職銜願補伍者量行撥補綠旗缺伍其他一概散遣爲民分道安插於事體爲便又言滇南閩越所在横罹藩虐占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申飭禁止在粤東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之害曰魚課之害在閩地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之害曰冒撥驛夫之害曰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四曰勛庄之害曰圈田之害曰兵多之害俱下九卿

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利其陞欽多揑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爲清弊實長弊源臣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揑報派賠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生賈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棲霞縣民亦因賠累多致失業督撫旣共欺妄於前須爲之掩覆于後請明諭以從前之弊但行檢舉不復苛求若始終掩覆科罪有加

上命確議以聞公謂安民在于察吏而察吏當自大
吏始故條列督撫四弊特糾福建督臣姚啟聖諸不
法事啟聖故縱恣至是得
旨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疏論課吏事定例凡捐納
授官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題陞不稱職者
參處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為限今
各督撫題參者概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糾舉
不及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咎徇不可也

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留卽行聞奏不得姑留不論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戸部條例道府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臣以爲稱職非可捐納而得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明日卽納歲貢名則淸流實多銅臭猶且自詡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也總之捐納事例皆屬一時權宜臣願于收復滇南之日卽賜明旨概輟不行則聖政一新而人心可以

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切云
雲南平告廟肆赦人情歡豫公獨上疏曰
皇上睿謀遠慮決勝萬里數年以來諸叛削平古者
聖人作易于泰之方盛即致艱貞之訓而豐豫既濟
諸卦垂誡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于景運方新之會倍切堯咨舜儆之心日愼一
日以成保泰之治兼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
與洗心滌慮毘贊大業如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

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圖遠大勿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至于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淸議以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今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下幸甚疏將上有以太直爲言者公不顧也嘗劾浙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吉察審又劾兩淮巡鹽御史堪泰罷之二十三年春
大計時藩臬舉卓異者太多公上言舊例藩臬入覲
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
辭朝即行于述職之實猶有未盡請令面奏
皇上親加諮訪庶可知其才具之優劣並以見督撫
所舉當否
上是公言至日
親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

奏著爲令明年有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常語人曰
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
如此使少有所私豈不內愧于心耶舊例八旗漢軍
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
洲任督撫藩臬者俱守制如禮而京朝官三月後即
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且言外官丁憂
候代之非並申士庶君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勅

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挾妓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
是年冬會推湖北按察使連舉山東人
上疑之問舉者爲誰或以公對公默不與辨遂鐫三
級解任將歸有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
局五年書尚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
通懷商榷丹黃常至夜分遂繕寫紀傳若干卷進呈
上因問纂修事宜公條對甚悉

上注視公良久既而開館纂修一統志曰此事須徐
家兄弟爲之于是公又爲副總裁三十七年二月尚
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受
職人咸以爲榮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勑臺綱舊例
漢御史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逾半月必有建
白今請如例舉行一論以白糖鹿皮與販臺灣爲失
國體一論吏部知府缺多吏部延挨不補一劾兩淮

巡鹽御史陶式玉貪墨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十
二月遷尚書刑部旋改戸部四月之間驟歷三遷八

知
上意將大用公矣公以戸部吏胥爲天下奸藪乃嚴
立條約各衙門支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即與核算應
放支者即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公蒞事精敏操守
清潔滿漢司皆慴服吏奸益無措手又論十四司有
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榷斥逐各衙

門役滿書吏即召募試補部中數十年積弊一時肅
清奏
命與滿洲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
地前此輒發遣烏龍江多不能存活公請仍照舊例
發遣冀推廣
上恩
上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以在
部振刷方有次第即詣乾清門力辭

上不允尋命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
方畧一統志總裁官二十九年春公前所薦用御史
李時謙條對失旨自引咎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
公素無病自留任史局殫精纂輯氣數逆微喘及入
閣領翰林機務殷繁未四鼓趨朝退卽入院夜深猶
不得寐坐是精力益減性剛不能自挫屈忍辱苟安
欲引退者數矣會兩江總督有疏劾公公具疏力辨
求去

上允公以原官致仕即日辭朝輕舟沿河下臨淸榷
關者隸卒數十人登舟大索雖夫人舟中醬瓿之屬
無不發視僅得圖書若干卷及光祿饌金三百兩而
已皆嘖嘖歎淸官不置是時公方倚舷作述歸賦以
自廣然不堪摧辱氣益逆上咯血久不止歸不終歲
竟卒年五十八歲公受知
世祖章皇帝始釋褐年少耳便有天下爲已任之意
及遭今

上委畀之重誓捐軀命蹇蹇竭忠不爲利害禍福毫髮計兩總內臺凡事關八旗者人多畏避囁嚅公必持之益力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不移有司公曰如此則以窩逃爲名輾轉折害民將不堪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則仍將軍爲政若令督撫會同將軍猶可

上以公言爲是極言京師奸民窩販民間兒女官吏用印預給空契之弊乞令正印官將本人親驗明白

然後給契如此則窮民不致終羅陷穽八旗家人投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議詳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不可大臣難之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吾當獨爲一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晚年官逾貴常戚

戚如有憂者聞一正人進或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
于色人率以是覘之內行脩潔苞苴問遺之使無及
門者遇家人嚴整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積書萬
卷皆手自校讐卷帙率精好與後進常若不及與客
議論古今終日無狎言侮色而門無雜賓晏如也處
尙書中允伯仲間雖極盡和愛之道然恆以道義相
規切故其兄弟皆致通顯而海內之推重者以其文
章風氣不以其門閥之貴重也撫季弟某于弱齡陸

氏姊亡養其子經遣爲已子俱有成名從父官汀州
推官公往迎其喪時有願奉三千金求一見者公曰
吾以叔父喪來而受金可乎卒不往公年纔弱冠巍
科起家承
兩朝知遇可謂盛矣而中間數經憂患或起或仆終
預大政退不旋踵公嘗自言吾在機密未得稍展反
不能發舒如戶部時至于謡諑横搆齎志長往雖
皇上知公之深飾終之典有所待而同朝士大夫未

嘗不歎其賢而惜其用之未究也悲夫公所爲詩文
有漢魏風致集若干卷藏於家元配湯
誥封夫人子二樹聲太學生樹本舉人孫一德符銘
曰於維
章皇執道之紀天綱聿張濟濟多士有美徐公翩然
其來聲中宮徵鳴時雍熙歇歷
兩朝斯文杓柄掌內外制芒寒色正公司成均名流
雲集膠間函丈教條斯立乃長西臺不撓于威不顧

其私秉德不回豎暨其睿諮諸其辨糾違斥邪百辟
爲憲道有屈伸既張而弛史局之監爰自承旨
皇曰公退無以公歸五年鉛槧闡幽顯微帝紀緒寫
臣某恭進
天顏温霽載承明問曰朕亞相惟女克諧弟與兄代
邦之榮懷浹歲三遷秋官司農惟彼司農弊政是議
攘之剔之狐鼠屏迹蠹之革之百廢其易
帝嘉乃績其遂弼予朝士相賀民慶于閭厥猷未展

遽自引退

宸眷疇諮久而後遂蹇脩忍詬自古所歎公遭明聖

非久考槃天不憖遺而以公殞年不稱德痛甯可忍

豈其剛强抑有未忘哲人之萎流星煌煌遺愛在人

歷時論定篆石于墓恭俟後命